

海儿



牵手之后

《牵手》续集

牵手之后

《牵手》续集

海儿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牵手之后——《牵手》续集

作 者：海 儿

出 版 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编：100086)

责任编辑：张 洁

封面设计：刘达威

发 行 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者：北京 1201 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32 开 260 千字 印张 13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104-00945-0/I·418

定 价：22.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读《牵手之后》

非 子

海儿是我的学友，大学毕业后，我们曾一道工作了好长时间，他是位博学多长的作家，戏剧、曲艺、小说、散文，可以说样样通，样样精，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曾在国家、省地一些刊物上，获过大奖，他的散文《鞭震长空》还被选进了中学生语文课本，是位名符其实的，不可多得的才子。1994年下海以来，他开始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先后发表了六部长篇巨著，其中《丑巷》、《裸野》、《山魈》、《蝴蝶泪》等，在社会上反响十分强烈，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作家之一。

最近创作的《牵手之后》是当前轰动很大的长篇小说《牵手》（比小说轰动还大的电视剧《牵手》）的续集，《牵手》的小说和电视剧，我都看过了，和海儿创作的《牵手之后》比，如果让我亮分，也许是我偏激，也许是我眼拙，我会让《牵手之后》高于《牵手》一分。

我的根据是《牵手》一书，不可否认的是一部好书，但无论怎么好的书，都有其不足之处，《牵手》的不足之处在于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上，其中尤为明显的是晓雪和钟锐。就钟锐而言，为了他的电脑，把整个一个家全部扔给了妻子晓雪；晓雪是何许人，是普通家庭妇女吗？不是，是位优秀的知识女性，然而她为了丈夫，埋没了才华，放弃了自己的追求，丢掉了又一个又一个深造和就业的机会，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烦琐的家务事上。她对丈夫一无所求，毫不报怨；可家里油瓶倒了都不知去扶的钟锐，连一年到头妻子和他订的结婚纪念日一同吃顿团圆饭的唯一一点要求，都不放在心上，能怪晓雪发一点牢骚吗！如果说他们夫妻有矛盾，从书上看，这就是一个暴发点，除此而外没见过他们有多少不可开交的对垒。

钟锐没有理由，或者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同晓雪谈离说散，如果说理由，只能说是他喜新厌旧，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社会现象，我所不理解的是让我们去同情谁呢？难道钟锐所代表的社会现象，是值得同情的？难道他抛弃那样甘愿为他做出牺牲、让他一无所顾的去

搞他的电脑的妻子，去和一个年轻的、时尚的、新潮女性的代表王纯胡搞乱搞是对的？对此，一度我一直陷入误区，到现在也不能自拔。我以为这是《牵手》一书中的不足，对这一点不足，《牵手之后》中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弥补，为钟锐离开晓雪提供了让人能够理解和认可的理由。这是《牵手之后》高于《牵手》的突出之处。

另外，对于晓雪的形象刻画上，也有缺憾。当王纯发觉自己一时冲动，忘乎所以，无意中伤害了朋友，主动找晓雪承认错误时，做为一向善待他人的晓雪来说，一定也会善待无意中伤害了她感情的王纯，可她没有，她对王纯横眉冷对的态度，不仅让王纯下不来台，连读者看了都十分反感。就我来讲，我一点对晓雪的印象模糊了，相反到同情起王纯来了。对这一点《牵手之后》中也做了近情近理的处理，它象熨斗一样把《牵手》留下了的褶皱烫平了，让人们感到熨贴了……

再则关于后来钟锐对晓雪态度的转变，我觉得光用共同岁月之于婚姻是不够的，《牵手之后》中对此也加了浓笔重彩，为钟锐的自省和转变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我想广大读者看过后，也会同我一样感到欣慰。

《牵手之后》的故事、情节、语言，都非常生动。尤其语言，它比原来《牵手》一书的白描手法更胜一筹，就其文学色彩，一看便知。是位长攻小说的行家里手。

加之作者是位国家一级编剧，和王海鸽小姐是同道，故事性上也当然不照，《牵手》逊色了，书中让人捧腹、催人泪下、荡气回肠的情节，屡见不鲜，相信你捧起此书后也会爱不释手，一气呵成。

因为篇幅有所限，我只能提出以上几点。《牵手之后》脱稿后，已有几家影视单位看好，拍电视剧是确定无疑了，但究竟让哪一家来拍，作者正在选择。我深信这部电视剧出来之后，也一定会同《牵手》在社会产生的轰动一样，让大家拭目以待。

以上对《牵手》中的几点看法，是我一家之见。决不代表任何一方，也许是鸡蛋里挑骨头，也许属无中生有，好在我还是有言论自由的。但愿我的一家之见，不会影响《牵手》在广大读者中的美好声誉和强烈的反响。

一、因为爱着你的爱



在床头灯昏黄的，像梦一样的光影里，她那优美的曲线，亮丽的胴体，太精彩了，精彩得像一首诗，像一幅画，像一樽洁白无瑕的牙雕、玉塑。

王纯结束了为期十天的美国之行，怀着成功者的喜悦，告别了那家横跨欧亚两大州的兄弟公司，登上了经香港转飞厦门的中国民航班机。

飞机是在夜幕垂临，华灯初上的时候飞离纽约的，而在厦门降落的时候，人们已经从甜蜜的梦乡里走出来了。虽然两地之间的飞行时间不过几个小时，可你要知道，这是从西半球飞到东半球啊！

她刚刚跨进自家门坎儿，放下背包，还没来得及洗去旅途的风尘，母亲就喋喋不休的当她讲起了她走后钟锐到家拜访的经过。

这个话题对王纯来说，虽则是昨天的热门儿，但，时至今日、他在她的记忆中并没有变冷，时不时的还在灼痛着她。此刻，她心灵上已经结了痂的创伤，经母亲的触动之后，又在往外渗血了。她拉着母亲，急不可待的追究问：

“妈，他，他是什么时候到厦门的？”

“你走的第二天。”

“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是来厦门出差，顺便到家来看看你。”

“还说了些什么？”

“生活情况、工作情况、婚姻情况，他都问到了，看得出，他对你非常关心，不过……”

“不过怎么？”

“当我一一的回答了他的问话之后，做为你的朋友，他似乎并没有感到十分欣慰，尤其当我谈到有三个男孩追你的时候，在他那张脸上明显的写着两个字。

“哪两个字？”

“失落！”

“妈妈你……”

王纯猛地甩开了妈妈的手：“你怎么当第一次登门拜访的客人什么都说呢？”

“可人家问到那儿了，我能不说吗？”

“那……那也不能胡说八道啊！”

“你，你说什么，我胡说八道？我完全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回答客人的，难道你希望我背离事实，真的去胡说八道？”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止了。”

“你……你这孩子，怎么成翻脸猴子似的，值……值得吗？”

王纯没有接妈妈的话茬儿，拎起背包，拨开遮面的秀发，径直奔向了她那一半放床铺一半放书刊杂志的，“一国两制”的小小卧室。

母亲像鸡婆寻觅离群的鸡雏似的，尾随而来：“纯纯，洗

澡水我已经给你调好了，你快去冲洗一下，我这就去给你准备早点。”

王纯不耐烦的：“我太累了，不想洗，也不想吃，就是想睡，说完一回手，嘭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这孩子今儿个太邪性了，是这次出去事儿办的不顺，还是……”

母亲想推开女儿的门，进一步追问，手伸出去，停了几秒钟又缩回来了。

“嗯，看她现在的情绪、不问也罢，等她睡醒之后再说吧。”

母亲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换去拖鞋，拎起菜篮，似乎怕惊醒她的宝贝女儿似的，微步潜行、悄无声息的出了房门，到市场采购去了。

王纯真的累了，想睡觉吗？不，她是想借此摆脱妈妈的纠缠和烦扰，一个人静下来，在她那八米见方的斗室里，像狗儿舔自己受伤的爪子那样、舔着自己心灵上被碰裂后流着鲜血的伤口。

钟锐是第一个走进她处女地里的耕耘者，她由衷的感谢至高无尚的造物主，是他把他最得意的作品摆在了她的面前，他的刚直不阿的性格，出类拔萃的才华，高大完美的体魄，没有一处玩乎职守的地方，可以说一笔不苟。

从他们彼此牵上手那天开始，她就下决心要与他结伴同行，尽管他们的行为属不检点之举，且于道德情操格格不入，又是自古以来就被世人所摈斥的伤风败俗的现象。但，她与他，尤其是她，根本就没有考虑，也没有来得及去考虑那些。

发展到最后，他们终于像亚当夏娃那样偷食了禁果。当一个新的生命信息从她体内传出来的时候，她并没为此感到震惊，对那不负责任的播种者，也没有一丝抱怨，反之她顺理成章的把他当成了爱情的结晶，两性相吸的必然产物。因为她知道，他不是那种道德沦丧的人，认真的说，是她的推波逐澜，才促使他感情的潮水，冲破了理智的大堤泛滥成灾的。

如果追究责任，她会当仁不让的站在他的前面。

她清楚的记得，她第一次在他为她营造的小巢里主动向他投怀的时候，他那强健的胸肌像波浪似的一起一伏，雄性的胸音，响鼓重槌一般震动。细密的、冰冷的汗珠，在他那胸毛厚重的胸沟里凝聚，最后终于汇成了细细的潜流，线蛇一样，顺着胸毛的缝隙，慢慢爬出，缓缓下行。

她为了稳定他的紧张情绪，把自己扮作一只宠物，或猫或狗，用可人的姿态，温顺的贴服在他的胸前，并用她那比笋尖还嫩的手指，轻轻地，似有意，似无意的，搔着他，先是脸颊，然后是前胸，当她顺着他的腹部下行，潜入他两腿中间的时候，他终于抑制不住了，情不自禁的弯下身子，接住了她送上来的像花瓣儿一样美丽的香唇……他一边深吻着她一边抚摸着她那一头长而直、黑而亮、细而密，柔而顺的秀发。她的舌头，如灵蛇一样，突破他的双唇，在他那散发着烟草味的口腔内、上下左右、反复搜索，几经撩拨，使他忍无可忍，终于忘乎所以的，以欧赛罗举抱苔丝德梦娜的姿式，把她抱了起来。

他平托着她慢步踱向床边，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在了，她刚刚刷过的，还有些许油脂味的木板床上，在床头灯、昏黄的，像梦一样的光影里，她那优美的曲线，亮丽的胴体，

太精彩了，精彩得像一首诗，像一幅画，像一樽洁白无瑕的牙雕、玉塑。他被造物主这一完美得不能再完美的憾世之作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不算少，他恨自己只顾全身心投入到电脑上，忽略和放过了一个个审美机会，此刻才知道，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四肢健全的维那斯就在身边。

他怕弄脏和柔皱了眼前这副图画，他立在她的身边，一时不知道下一个步奏应该怎么进行；是她主动舒开双臂，环住他的脖子，把他拉入她那柔韧的、温馨的，有着花草香味的怀抱里，他们紧紧地拥在了一起，胸贴着胸、腰挨着腰，像老树青藤一样，盘缠着。

钟锐渐渐感觉到了王纯肉体的温热，与此同时，紫绕在头脑中的家庭、妻子、工作等等，都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钟锐一点点融化，陶醉于王纯的温馨之中，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正在被无边无际的空间慢慢吸进去了。

这既可以说是孤独感，也可以说是堕落感吧！

做这样的事不会有好结果，这样下去，会被同志们唾弃，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的，他这么想着，在心里叨念着，却依然迷恋那坠落下去的感觉，全身心地沉醉于这一坠落的舒适之中了。

危险……

这个词在钟锐的脑海里，像白驹过隙一般一闪而过，两个人再度朝着放纵情欲的，快乐的花园坠落下去。直到夏晓雪一家人无意中闯进他们赤裸裸的梦境，他们才惊慌失措的逃出了梦乡的大门。

她万万没有想到，被她不道德行为所伤害的，竟是在她前

后无援，左右无助，呼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的逆境中，慷慨的向她伸出双手，为她排忧解难，医治好她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给了她重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的，不是亲姐热妹，胜似亲姐热妹的好朋友。

面对曾经有恩于她，并一直善待她的身家老少，尤其那位为了丈夫十年如一日做着无私奉献的贤妻良母夏晓雪，她愧悔万分，无地自容。

在她与钟锐爱得浑天黑地死去活来的那段日子里，他没有谈起，她也没有问过有关他妻子的一些事情，她认为只要有他的爱就够了，何必谈及那些影响气氛的，让人听之倒胃口的话题哪？

今天看来，她忽略她的存在是错误的，夏晓雪不是等闲之辈，由她一手组阁的那个三为一体的家庭，是容不得第三者插足，也是无论如何也插不进去的。

她不能不承认，他们一家的组合是完美的，完美得像一幅画，如果说画面上出现了一些褶皱，那也决非是硬伤，是一些不伤大雅的小褶皱，只要他们有时间，有心情，稍加修饰，马上就会使画面恢复原状。

做为她——一位极不光彩的第三者，她不能，也不应该，像小丑一样，强行挤进人家一家人那完美的画面，她的出现不是画龙点睛、是画蛇添足，那是一种不道德的，侵略者的行为。目前，为了平息上述的一切，保持西线无战事，首先，她应该停止进攻，转过身去，大踏步撤退，也就是说，她应该和钟锐来个汉高祖斩白蛇——一刀两断。

话是这么说，做起来确是很难的，首先，他们不是当前社

会上那些你买我卖，一夜情缘的青年男女，他们是真心相爱的、爱得很深很深，已经形成了一个永不分隔的整体了。立刻让她浅尝辄止，做一个超然物外的人士，对她来说，可能要像撕心裂肺一样的疼痛，那是她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不过，她几经权衡之后，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情，她强制自己做出了忍痛割爱之举。

她背着钟锐，偷偷辞去了她公司的职务，同时做好了离开前的一切准备，当钟锐发现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

钟锐虽令她交出去厦门的 108 次火车票，她不交。钟锐苦口婆心劝她留在北京，她摇头，看她义无反顾的态度，实在让他这个电脑专家一筹莫展，他只有眼睁睁看着她走了。

当他怀着切腹之痛，赶到火车站去送别她的时候，由于塞车，他晚了一步，火车已经鸣着长笛，开始启动了。

她是置于铁路人员警告而不顾，从车窗内露出半个身子与钟锐挥手做别的，他跟着她跑出了老远老远，几乎到了站台的尽头，要不是火车提速，他也许会一直跑下去……

他被孤伶伶的抛在了她身后的站台上，看着他怆然泪下的样子，她的心碎了，她真想从车窗跳出去，再度投进他的怀抱，可是……

火车越来越快，身后的站台越来越远，站台上那只孤单的影子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离开了她的视野，与此同时，她陡升一种感觉，她感觉她像是他手中放飞的风筝，他在不停的放线，放啊，放啊！终于到了尽头，现在她成了断线的风筝了。也许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接不上这条线了，不过，线虽断了，他们相互的思念不会断，会不会像古诗中所说的，“君在江之

头，我在江之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的结局呢？

提速后的 108 次特快列车，以平均每小时 140 公里的速度向着终点站厦门日夜狂奔，王纯浑身打颤的躺在最上层，那张像摇篮一样的硬席卧铺上，一动不动，她大瞪着眼睛望着头上那块有限的空间，十几个小时，一眨没眨，吓得睡意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在想什么，估计，不需我在此浪费笔墨，聪明的读者都会猜得到。

火车到站后，所有的旅客几乎都走光了，多亏那尽职尽责的列车员提醒她，她才恍然大悟。

她是最后一个揹包罗伞走出检票口的。一进家门，把她的父母吓了一跳，他们一边忙着接过她肩上的包，手中的箱，一边关切的问：“纯纯，怎么了，你怎么瘦的像换了个人似的？”

“是呀！脸色这么难看，病了？”

“没有，火车提速后颠得太厉害，我有些晕车。”

母亲埋怨道：“你嘴就是懒，临上车怎么不来电话通知我们一声，我和你爸说好要去接站，结果……”

“走的太急，没有时间”

“你没时间可以委托你的同事们代劳一下嘛，拨个电话费什么劲，手指一动的事儿。”

“又没有多少东西，兴师动众的干什么？我这不平安无事的到家了吗？”

母亲还要说什么，被老伴儿制止了：“你少说两句吧，孩子一路晕车没有休息好，你快去调好水，让纯纯洗一洗，早早休息吧！”

“哎哎!”一辈子对爸爸言听计从的妈妈爽快的答应着，一阵风似的奔卫生间去了。

二十多平方米的会客厅里，只剩下了父女两个人。前部书曾经介绍过，说这是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是的，王纯的父母都是做教育工作的，母亲退下来了，父亲仍在市内一所高校任职，老先生不仅注重治教，也很注重治家，对一双儿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但，他坚持恩威并举，且前者多余后者。他的观点是，循循善诱也可以起到水滴石穿的作用。所以，从王纯懂事那天开始，她就一直受着良好的教育。她尊敬爸爸热爱爸爸，爸爸在她的心目中既是家长，又是师长，她在爸爸眼前，既是孩子，又是学生。每当她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上，遇到破解不开的难题时，她总忘不了向爸爸请教，爸爸那点石成金的语言，经常是一语即中要害，使迷茫中的她顿开茅塞。

此刻，她又遇到难题了，而且是个超出一般的难题。她想把她与钟锐的事情和盘托出，让聪明的父亲指点迷津。但，话到嘴边儿她又把它咽回去了，她担心一向光明磊落，作风正派的父亲，无法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她的作风、她的性格、她的聪明度、她的言谈举止、甚至她的形像，都酷似父亲，可以说是父亲的翻版，也就是说，父亲的遗传基因，在其女儿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也正因为如此，她很得父亲的宠爱，父亲像相信自己一样的相信她。如今，她所犯下的错误，是于父亲所尊重的道德观念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是奇耻大辱。他最相信的女儿，干出他最不相信的事儿来，对他可能会是晴天霹雳，那种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特别是对一个害过心脏病的人，尤为如此。她已经失去了一个爱她的人了，不能再失去一个，就

为此，她欲言又止。

对于她这种反常现象，聪明的父亲早已看在眼里，老先生是过来的人了，早在钟锐来家拜访，他就对女儿在信中一再提到的、有恩于她的，年轻的电脑专家留上心了。

尽管他们不过是短短几个小时的接触，尽管对方是那样言审语慎，行为检典，可其心里想的，他这经验老道的人，全在其的脸上看到了，一笔一笔，写得非常清楚，尤其其借去卫生间之机，推开他女儿房间的门，看到他女儿照片时的那一笔，等于是画龙点睛，它明确的告诉他，年轻的电脑专家，已经把他的女儿变成软件儿，收入心中的网络里了。

所以当女儿欲言又止的时候，他已经心知肚明了，不过是怕女儿难堪，他没有深究罢了。

看女儿像大病初愈的样子，他深知，她在为情所惑的那段日子里，已经近于不能自拔的地步了，她是以超出一般人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毅力战胜自我的，一个在爱河里呛了水的人，仍然理智清醒，并且能奋力爬上岸的，应该说是英雄，而他的女儿就是这个人。

王纯回到了厦门快一个星期了，这些天来，她一直把自己深锁在她那八米见方的斗室里，闭门思过。她用看电视、看报纸、听音乐、用吉普塞扑克算卦等种种手段，妄图把她对钟锐斩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思念，排挤出去。可是，她所采取的一系措施都不凑效，那带血的思念像无形绳索一样，牢牢拴着思念和被思念者的心。为了怕她的情绪感染她的父母，她当面把痛苦藏在心里，躲进斗室对隅而泣……

后来经父亲再三点拨之后，她终于破解开了。她爱钟锐，